



盲蛛

昆虫记

本期策划



虻

豆娘

◎木舍

这几天的早晨都在做同一件事，在十字畈村口的稻田拍摄豆娘，也拍摄了稻禾上的蜘蛛和露珠。

即使是在昆虫中，豆娘的体态也显得过于纤弱，加之它的静寂，使它无论是飞着的时候，还是停歇的时候，总显得有些恍惚，梦境般不真实。

也许是太纤弱了，豆娘很少在空中飞，更喜欢长时间停伫在一根禾叶上，细足抓住叶子，身体悬空，仿佛陷入沉睡，一动不动。

但它并非真的睡着，你稍一走近，它就感知到了，慢慢移动身体，转向稻禾的背面，用禾叶将自己遮住，藏起来。只是豆娘的眼睛太大了，像两只大灯盏，根本藏不住。豆娘从叶子后面看着你，有点无奈，又有点无辜。

这几天我的收获是丰厚的，拍到了各种颜色、各种姿态的豆娘，对一个摄影爱好者来说，这真是一场夏日田野的艳遇，让人迷恋忘返。

并不是每一片稻田里都能见着豆娘。今天早晨，在窄窄的田埂上走了很远，走过好几亩稻田，才遇见三四只豆娘，且分散着，各不相干的样子。

豆娘是聚族而居的，见到一只就能见到许多只，但今早没有这样的好运。

同样是稻田，为什么有些稻田里有豆娘，有些没有？除了对水的要求，豆娘的生存繁衍还有其他要求吗？人类对除草剂与一些农药的使用，会影响到豆娘和其它昆虫的繁衍吧？

这是可以肯定的，无须置疑。但我宁愿相信，并非出于这原因使得它们变得少。如果是这样，就意味着，总有一天，并且是不太遥远的一天，豆娘会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，变成传说中的生灵。

豆娘和蜻蜓算得上地球最早的居民，比恐龙存在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——在恐龙出现之前就完成了生命进化，已经是现在的、几乎称得上完美的身体构造。

如果要在昆虫里选出一位美神，我会选豆娘，如果选的是爱神，我还是会选豆娘。当了解了豆娘的前生后世，我甚至把它和安徒生童话《海的女儿》中的人物——人鱼公主联想到一起。豆娘，它与那又美又脆弱，在刀刃上舞蹈的小人鱼多么相像。

豆娘与小人鱼有共同的残缺，是哑巴，不能发出声音，也有共同的

生命经历，前半生在水下，后半生在陆地，并且是因为爱的驱动，才从水族转变成陆族。

也许是我太偏爱豆娘了，过度美化了它。人难以免除这样的弱点，对自己喜欢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物，会格外赋予众多美的联想。

豆娘在水下的时候并不美，甚至是难看的。在水下时也不叫豆娘，而是叫水蚤。叫水蚤的时候当然没有翅膀，翅膀是它在脱离了水下生活，爬到陆地上，经历了艰难的蜕皮羽化之后获得的。

羽化大多是在夜里完成，这样，天亮之后，太阳出来时，豆娘就能在太阳的光照下晾干它的翅膀。这也是它的翅膀上为什么会有金属光泽的原因。

翅膀上的金属光最强时，是它刚羽化为成虫的时候。之后，这光泽会一天天淡去。

豆娘在陆地上的生活是短暂的，比蜻蜓和蝴蝶都短，只有十天。在这十天里，它必须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，然后走向生命的终结。

并不是所有豆娘都能顺利活到生命自然的终结之时。在它身边，时刻匍匐着掠食者，有蜘蛛布下的一张又一张网，有随时会抓住它们的螳螂、青蛙。对于偏爱豆娘之美的人来说，当然不希望它落入掠食者的口中，成为蜘蛛或青蛙的一顿大餐，尽管这对豆娘的族群并非悲剧，不会使豆娘从地球灭绝。

在大自然中，任何生物都不过是食物链中的一环，一物降一物，维系物种间天然的数量平衡。唯有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会打破这平衡，使物种繁衍变得艰难，乃至灭绝。



螳螂



广翅蜡蝉幼虫

吵醒一只蜜蜂

◎许冬林

本版摄影 / 王士龙

它胖得像祖母，圆硕的半截身子在墙洞里半隐半现。它是独居的。乡下的冬春墙洞里，多的是这些独居蛰伏的蜜蜂。我用手指长的小细树枝伸进豆大的墙洞去，拨它。它嗡嗡地哼着，仿佛睡觉被吵醒，愤愤地翻动滚圆柔软的身体——就是不起床。可是，我有的是耐心拨它出来。

春日这样长，阳光米浆一样，从灰黑的屋瓦上摊下来，摊到泥墙和砖墙上，摊满门前的院子。母亲和伯母们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纳鞋底，织毛衣，奶奶侧卧在玻璃窗内的白棉帐子里静静午睡。我和弟弟、堂姐在屋檐下掏蜜蜂。

我拨动细枝，加快频率，仿佛赛龙舟时的木桨挥动，墙洞里的细尘翻飞在阳光的碎片里，简直像是浪花飞溅。我拨动细枝，细枝尽头毛茸茸的木质纤维上，仿佛蘸满我的叫嚣——这叫嚣落在蜜蜂的背上、腹上、翅膀上。蜜蜂落进四面楚歌的境地了。它被我的细枝包围袭扰，它躺在墙洞里愈加不安，发丝般细黑的腿足缩起来，折叠在腹下的阴影里，只把身体努力团起来，全力抵抗着。

它不知道团成半球状的身体更容易被擒拿，我用细枝末端一勾一撬，它就连滚带爬狼狈滚出墙洞——我掏出来一只肥胖的蜜蜂了。它滚落进我掌心的玻璃瓶里，仰面躺在瓶底，茫然的，仿佛又愤又惧，挥舞着细腿细足。很快，它翻转身子，摸着了方向，踉跄似的振翅，在瓶里嗡嗡，四面八方撞击玻璃瓶壁。它撞一回，失败一回，大约鼻青脸肿了，它终于偃旗息鼓，趴在瓶底不动，仿佛在喘息。

它像祖母一样慵懒睡着，硬是被我吵醒，无辜成为我的瓶中物，它一定又恼恨又不甘。它终于放弃挣扎，只身体贴着瓶底，随着瓶子的摇晃颠簸，像躺在甲板上一样滑来滑去，不情不愿地成为我们的玩伴，伴着玻璃瓶之外的我们消磨着长长的春日午后时光。

有时，我会旋开石青色的瓶盖，像是为它打开天窗。它愣了一会，它的翅膀似乎感知到风的流动，感知到阳光的照射，它又振翅了。盘旋着，肥胖的身子攀升到瓶口，就快要逃窜。我啪的一声赶紧盖下盖子，然后摇动玻璃瓶，摇晕它。它又瘫坐在瓶底了。我欢喜不尽，仿佛掌握一个宇宙般掌握着它的命运，仿佛在对祖母做着恶作剧一般怀着窃喜。

我开瓶子关瓶子，又开瓶子，又关瓶子——它精疲力竭，收拢双翅，贴着底部瓶壁，似乎在与我做着沉默的对视。它定住了，周身的灰黄绒毛在阳光下立着，一根根明亮且历历可数，它像个大半老的贵妇。我将菜叶子掐碎，摺几片进去，它侧侧身，踩几脚，似乎嗅到了菜叶的清气。它像被菜叶的气味唤醒，又开始展翅，却飞不高。它拖着展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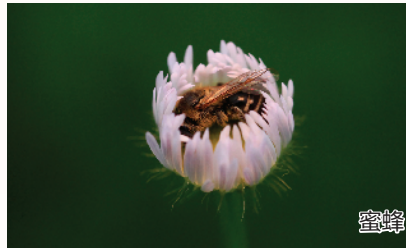
的双翅，贴着瓶壁且行且停，它像是穿着黄黑条纹衣裤的祖母，腰间围裙展开飘摆，灶上灶下地忙碌。

堂哥不知何时也加入到我们掏蜜蜂的游戏，他年长我们几岁，到底比我们有阅历。他说，蜜蜂可以吃的。说着，他捉住一只蜜蜂，撕断它的身体，从蜜蜂的腹腔内拖出比芝麻粒稍大一点的蜜囊。堂哥说蜜囊是甜的，那里装着花蜜。弟弟和堂姐叽叽喳喳的，想吃又不敢吃。

午睡的祖母大约被我们吵醒了，她一边穿袜子，一边推开玻璃窗，嗔道：“丫头小子们这样害，又捉蜂子吃了！”

我看见微微肥胖的祖母自屋内缓缓步出，边走边系她的宽大围裙，我心上陡地惶恐惭愧。我转身小跑，找个墙洞，将精疲力竭的蜜蜂倒出来，胡乱塞进墙洞里。

风微微地吹，地上的树影子和人影子都长了。远处，许家塘对面的田野上，油菜正在起薹，红花草正在吐蕾。惊蛰到了。蜜蜂要忙了。



蜜蜂



黑丽翅蜻



菜蝶